

人生

第五卷 第十期

• 目錄 •

宗教爲構成強國的根本·····	般若
佛教的數學·····	摩迦
人生的歸趣與禪·····	妙峯譯
雲水樓拾語·····	羣言
論不友好的動物·····	念生
佛前大供香讚·····	梵音
強化居士的教團·····	宜蘭
澎湖佛教之展望·····	廣慈
玉琳國師·····	腳夫
佛陀德化婆羅門城·····	風鳴
靈鷲往生·····	小吾

HUMAN LIFE

人生雜誌社發行

宗教為構成強國的根本

般 若

日前美國參議員諾蘭先生，訪問自由中國，我國朝野人士對這位不遠萬里而來的學友，表示熱烈的歡迎，其熱情流溢於歡迎一切的外賓。此固然為諾蘭先生真誠感人所致，同時，也是我國傳統的愛友之道。諾蘭先生，是美國當前最卓越的政治家，也是自由世界反極權，反殘暴，反姑息政策，而富有正義感；對共黨認識最清楚，苦言果敢的偉人。他在我國立法院酒會說：

「軍事力量固然可以使一國強大，而農業，教育，醫藥，工業，也同為構成一國強大力量的主要因素。至於精神，宗教與道德力量，更為構成一國真正力量的來源」。

我們最欽佩諾蘭先生這幾句灼見名言。這不特表示他個人對促成強國的一個看法，並且也是指出自由中國今後應該努力的方向。自由中國，近數年來，在軍事，工業，教育，農業上的成就，已有顯著進步的事實，可以證明。即在宗教道德方面，各宗教都能自由宣教，信仰宗教的人也日漸其多，故宗教道德也較在大陸上進步多了。特別是一般文化界人士在言論上已公開承認五四運動以後，反對精神文化，否認宗教的錯誤，這不能不說是進步的象徵。只是一般人們偏於宗教形式，忽視宗教的精神。宗教雖不在打倒之列，但宗教是「迷信」的觀念，仍然盤在一股洋化知識份子腦筋裏，很少能認識宗教為構成強國力量的根本，可見我們對宗教的認識還不夠澈底！

宗教的力量究竟在那裡呢？

或者有人會懷疑的問：宗教的力量究竟在那裡呢？我要明白的說一句：宗教的力量，不在宗教形式上，乃在宗教偉大捨己救人，不自私，不自利，勇猛，無畏道義的精神。他叫人相信善惡的因果，勸人要做捨己利人的好事，做了好事，會得到善良的報酬，做了損人利己的壞事，不獨現前要遭人怨恨，要受國家法律的制裁，並且來生要受到痛苦的懲罰，這種善惡報，惡業惡報的道理，等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事實。雖不能使人一深信不疑，但在互相觀摩維持社會公共的秩序上發生偉大的力量，特別是增長人民福善禍淫的信心，為發展社會向心力的根本，這也是偉大宗教力量的一部分。

宗教雖富有感化的力量，但由於近來邪說猖狂，宗教威信也受了很大的挫折。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後，一般迷信物質科學文化的人們，竭力否認宗教，打倒迷信，甚至說「宗教是鴉片煙」。這種思想發生後，不特使宗教失去維持社會人心的力量，並且從間接方面鼓勵大家不要相信善惡因果，不要做有益他人，人的好事，殺一個人算什麼？有什麼罪過？又有什麼報應？於是維持社會人心及人格道德的堤壩，都被摧毀了。人性漸漸墮落了，禮義廉恥，人格道德一切都掃地了。從此大盜、小偷、土匪、共匪……層出不窮。現在一切的災難的造

成也可說由我們過去偏重物質文化，排斥宗教，否認善惡因果所致。

宗教為精神心理的測驗

中國人崇拜物質文化，否認宗教，以為是跟西洋人學。其實西洋人崇拜物質文化，並不否認宗教。他們對宗教是怎樣呢？我們首先要相信的：他們為現在世界民主自由科學最進步的國民，他們對於自然科學的知識，也比我們豐富，他們一般科學知識的水準也比我們高，他們是我們東方人——或是中國人——最崇拜？最仰慕？最時髦？最進步？頭腦最清楚的國民？同樣的，他們對宗教的信仰（也就是中國人視為迷信份子）也比我們深刻虔誠。他們每星期日要進教堂做祈禱，上至國家元首，下至國民，不獨國民結婚要到教堂，小孩子安名，死人殯殮也要到教堂，以及漁夫下海要主祭，軍隊出征也要主祭，人民國家一舉一動都離不了宗教。這不是太迷信了嗎？不，我們絕不能在形式上用迷信的眼光來看他們對宗教的信仰，他們以共同信仰寄託在上帝身上，上帝是最神聖，最純潔的，即以此神聖純潔的信仰為測驗人民心理是否純潔的象徵。要是你心理上有污點，或對於國家不忠；或對於家庭父母夫女子女不愛，不特生前有愧於上帝，即死了也不准進天堂，去年英國外相艾登第二次結婚，就不准許在教堂舉行的，因為他是已經離婚過的人，在宗教上認為離婚是不道德的，也就是他的心理有了污點，不夠純潔。可見西洋人把宗教儀式視為國民典型的生活，不但在形式要做到，並且要做到精神的鼓勵及心理的純正。在第二次大戰期中，美國有個聯隊長，在德國前線上，將發動總攻時，他在戰壕裡，用無線電對上帝祈禱說：「我們將向敵人發動總攻了，我們不祈禱上帝保護我們，證明我們為了人類神聖自由而戰，我們的犧牲是光榮的，是偉大的……」。當時艾師在無線電中聽到這一種壯烈精神，非常感動，隨即報告杜魯門總統，這位聯隊長後得總統親自授獎：這是偉大宗教的精神。所以西洋科學發達到了能乘火箭飛到月球上去，可是他們對於渺茫於天堂的上帝的人格信仰，却絲毫沒有搖動。這是什麼道理？就是歐美人民重視宗教精神的灌輸。可見人家對宗教認識比我們澈底，對宗教的信仰也比我們深刻，雖大科學家若愛因斯坦也不敢否認宗教，何況其他？這樣看來，歐美人民可說真正堪稱為進步份子，也可說為迷信份子吧？

中國人根本够不上談迷信

中國本是王道文化的古國，中國的人民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我們不要說：孔子治魯三月，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就在三十年五十年前，我們除掉縣城有行政及警政機關而外，其餘廣漠遼遠的鄉村的秩序，並不要警政機關去維

持治安，完全仰靠中國傳統仁義道德文化所養成優良的民風，以及佛教善惡因果的感化力，大家互相尊親，互相成禮，各守本分。而各鄉村一個寺廟，或田野一個土地神，無異代替行政及警政機關，安定鄉村社會有形的象徵。人民遇到糾紛不得解決的事，那怕有天大，只要對方肯在佛菩薩面前，說過三言五句，表白心境，大家也就心平氣和了。這是什麼道理？就是大家相信有佛菩薩，善惡因果的報應決不會算錯的，人只能欺騙人，決不能欺騙佛菩薩。這種思想雖含有神教攝化的性質，但畢竟在維持廣大鄉村社會安定人心，卻發生偉大的功用。不但替國家節省多少行政及警政機關的費用，也替鄉民解決了多少糾紛，節省了鄉民多少的金錢——因事訴訟要化錢——

時代進步了，社會繁榮了，人性墮落了，幾千年維持社會人心的宗教變成迷信了。於是大家開口打倒迷信，閉口打倒迷信，好像不說打倒迷信，就不夠時髦。其實迷信二字也有相當的程度呢，不是隨便可以拈用的！我記得在三十六年夏間，因事訪問中國農民銀行總行黃君特處長，並承黃處長引見果夫先生，在無意談話中我提出宗教迷信問題，果夫先生開口說：「不可打倒迷信，正信到了極頂，就是迷信。譬如我們現在信仰總理遺教，當然是正信；可是到了三百年以後，人民依然信仰總理，向總理遺像行敬禮，不也就成了迷信了嗎？」他又告訴我中央提倡尊孔意義及其經過……別後黃處長對我說：「果夫先生對社會每一個問題，都經過深思熟慮，絕不肯輕易隨人附和。」果夫先生的遠大灼見，真是於今無匹。可見我們中國人根本上够不上談迷信，一般人對宗教雖有信仰，根本對宗教認識不夠，下焉者燒香求長生富貴，上焉者求脫苦得樂，厭離世間，欣求寂滅，根本都忘記宗教已為救世悲願。就是一般知識較高的人們，雖崇拜宗教，然亦不肯表現於形式，唯恐被人譏為迷信份子。而其信仰的動機，也不是抱的宗教拾己為人的精神；不是為了自己的出路信仰某教，也是為掩飾自己的罪惡信仰宗教，或者利用信仰宗教的招牌，提高個人的聲譽。根本缺少對宗教的熱忱，也沒有深刻的信仰；今日信仰甲教，明日信仰乙教，完全追求有利於自己的條件。這就根本違背宗教的教規。就是跟外國人學吧了，但也只學得人家的皮毛，根本不了解人家的深處。去年臺北建國中學有些學生，藉信仰基督教為詞，不肯向國旗及總理遺像敬禮。試問這種態度為進步份子乎？要說是不崇拜偶像主義，以為向國旗及總理遺像行敬禮為迷信的話，那末這些學生可說不是迷信份子了，然而這種不迷信份子，絕對要不得，不是無國籍的份子，也是馬列主義的信徒。可見迷信二字大有道理在，絕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安定社會根本的力量在宗教

今日我們所焦慮的不是反攻問題，反攻大陸只是時間問題，但反攻大陸以後，我們如何糾正過去偏重物質文化的錯誤，以及如何重建社會向心力的精神文化？家庭倫理的秩序？社會的道德，是如何建設？都是目前值得考慮的重大問題。大陸上五千年來傳統社會向心力的秩序，純善的民俗，都被共黨破壞了。現在只有臺灣尚能保持我國五千年來傳統社會向心力的風俗。臺灣八百萬人民有三分之二為信仰佛教的，也就是相信善惡因果報應的道理，同時人人相信有

佛菩薩的保佑。大陸撤退後，百萬多的軍民跨進了寶島，大家都能相親相愛，和諧相處，這固然是我們偉大總統精誠的感召，同時，佛教拾己為人善有善報的感化力，使大多數人民心理上發生有力的同情心，正義感，實為安定社會重大的力量。

有人說臺灣同胞迷信觀念太重，不錯，臺灣同胞對佛教神祇的觀念比大陸同胞深刻。我們要知道臺灣是個海島，人民受天然災難比大陸多。在無法抗拒下的天災很容易造成人民多神的觀念。大家把挽救災難的觀念完全寄託在神教身上，求得心理上的安慰。自然與大陸人民信佛的觀念不同。所以臺灣「拜拜」風俗特別濃厚。近年來我們政府為了節省物資，提倡「改善民俗，取締拜拜」。我們對「取締拜拜」政策極為贊成。但對「取締拜拜」除禁止殺牲浪費外，也不能完全視為無意義的迷信，這必需從人民共同心理信仰上，就可看出反映於社會向心力的價值。在經濟上說，雖有相當的浪費，但在人民共同心理寄託於「拜拜」信仰上，成為人心上有力的安慰，這種安慰，絕不是金錢所能買到的。所以「拜拜」雖含有舊社會神教攝化的性質，然於安定現在社會的人心，還有深刻的潛勢力。我們對「拜拜」，不能僅作消極的取締，必需要注重積極的改善。假使我們能把一切史無根據的邪神妖怪，若蛇神、貓將軍、什麼仙姑等等，一律禁止。同時把古聖先賢，以及富有民族的英雄，若關公、鄭成功、吳鳳等，都應積極的提倡，以防姦枉過正。再進一步把國父紀念日，國慶日，革命烈士紀念等，都納入於民族「拜拜」之內，這樣便可把一個神話迷信色彩最濃厚的「拜拜」沖淡，變成有革命性有民族精神發揚社會的運動。

搶救人心唯有宗教

西洋人提倡科學而不否認宗教，結果科學與宗教並行不悖，所以人民精神與物質得以調和，養成合理化，科學化，宗教化，進步的道德生活。我們中國人只知道提倡科學而忽視宗教的精神。其結果不特科學與本國傳統文化背道而馳，使人民喪失對本國文化及宗教的信仰，走上蘇維埃唯物思想的歧途。今日自由中國，是東亞反共的基地，然一般時髦的學者，雖然也仇恨共黨殘暴的罪惡，無人道的獸行，但他們心理上決不肯相信善惡因果報應，以及多行不義必自斃含有懲罰的說法。在他們認為宗教，或是佛教所說的善惡報應，今世後世的說法都是迷信。試問這種思想無異還是偏重於物質文化，忽視心理的精神文化。而與我們自己所反對唯物史觀立場相違背，同樣的，走上蘇聯唯物思想的歧途。

今日我們如果要想救中國，復興民族的正氣，首先要提倡宗教的信仰，宗教不僅為安定社會人心有力的因素，同時因佛教的慈悲主義及孔子所說忠孝節義，四維八德。洗滌蘇維埃唯物論毒素的思想，肅清赤色主義；提倡歐美的科學，以配合宗教的進步，而搶救人心，唯有宗教。佛說的忍辱，精進，無我的精神，尤為鼓勵民族堅強，勇敢，犧牲發揚民族正氣的根本。

子數，或是計算太陽系生長變壞的秒數，應該是不爲多。牠們說：光的速率爲一八六、二八〇哩，在一秒鐘內牠能環繞地球七週半，據現時科學所能知道的宇宙直徑爲一百萬萬光年，其質量爲在字的下圈八十三個圈，即能等於所有電子的質量，設若此數不用佛經中的數目表明，則一字之下圈八十三個圈的數量，將叫什麼名稱呢？即使以供舍論所說的五十一位，也尙嫌不足，那祇得進一步探究華嚴經所說的數位了。

華嚴經中所說的數量，是在華嚴經中的阿僧祇品，心王菩薩問佛：云何阿僧祇乃至不可說？佛就爲他說算數無盡之法。

茲將華嚴經中所說的數量，列之於下：

[illegible]

阿僧祇轉	無量	無量轉	無邊
無邊轉	無等	無等轉	不可數
不可數轉	不可稱	不可稱轉	不可思
不可思議轉	不可量	不可量轉	不可說
不可說轉	不可說		

（以上是真比量的極量）

此華嚴經中所說的數量位共有一百二十六位，俱抵以前，是平常世俗的數位，都是十進的加法，俱抵以後，即為一設科學者研究的數位，依此可以漸漸的測知佛陀所證知的數位。佛陀的數學，從阿僧祇起，共有二十位，這是用倍倍相乘的進法，其數之多，寓於計算。在華嚴經中，其餘各品都是菩薩說的，唯有這阿僧祇品是佛親口所說，菩薩只能從佛陀學習這樣的數學。因為虛空無盡，世界無盡，衆生無盡，若沒有佛陀的數學，則其中廣大狹小，一切名稱，無由得知，所以，唯有佛陀的智慧才能窮究數學之源。

次說空量

在數學裏，計算空間點線面積的是幾何學，佛學裏並不會鑽密的另創新說，不過，在大乘的學說中，對於空間，佛它也會汎言佛刹與微塵數，對於佛刹而論及十方無盡世界；對於微塵，並不詳言微塵的數量，以及微塵如何積聚而成佛刹。這是因為大乘人了解到有情的器世間等，都是幻象不真，所以只觀空而不分析；而小乘是以分析觀空，故對極微會加以分析。當初印度的佛學者，對萬物起源的研究，認為是地水火風四大種假因緣組合而成，雖然一切萬物是四大種假因緣組合而成，但四大種也必有他的出發點，以形成單位，然後山河大地，才致等於龜毛兔角。這種假想分析證明法，是說四大迭分迭細，至於極渺小的地位，科學經驗不能覺知，物理手續不能分割，此即可名之為極微。近代科學家，以物理的分析為最細小的是原子，電子，但電子還可分析，此即佛教中所說極微。

今以小乘俱舍論，以最單點為極微，則七個極微為一個微量，積七個微量為一個金塵量，積七金塵為一水塵量，積七水塵為一兔毛塵量，積七兔毛塵為一羊毛塵量，積七羊毛塵為一牛毛塵量，積七牛毛塵為一隙遊塵量。這個隙遊塵飛散在空中，就是我們肉眼所見的色塵，其逐次增加的數目，列表

如左：

極微——一個極微
微——七個極微
金塵——四十九個極微
水塵——三百四十三個極微
兔毛塵——二千四百零一個極微
羊毛塵——一萬六千八百零七個極微
牛毛塵——十一萬七千六百四十九個極微
隙遊塵——八十二萬三千五百四十三個極微
以八十二萬三千五百四十三個極微，成爲一個
隙遊塵，那麼，則極微的渺小，很可驚人了！
微塵是約集合空量的小數單位而言，若一個佛
刹或一個國土，究以多少微塵集合而成，以我們普
通的數法，那是難以計算的！
佛經裡講到空間的距離，依印度習俗都是用由
句，由句梵語是踰繕那，華言限量，分有三等，上
等由句八十華里，中等由句六十華里，下等由句四
十華里。佛經裡對於空間的距離，有時一說就是八
萬四千由句。有時一說就是十萬億佛土，實際上說
來，這都是把抽象的變爲具體罷了！

再說時量

我們看到月亮的圓缺，知道時間的運轉不停；我們體察心念的生滅，知道了時間的短暫。我們人類普通的計算時間，最短的是一瞬為時間最小的單位，說得長的是生物學者，他們的生物紀一說都是若干萬年；或是地質學者更有較長的地層紀，他們一說都是幾千萬年；最長的是天文學者的天體紀，一說都是若干萬年。雖然如此，但與佛陀的相較，其程度相差還是不能想像哩！

「一瞬」的正確時間究竟有多少？經過很多科學家實驗後的平均值是五分之一秒，這其中包括：放下眼鏡是十分之一秒，眼鏡放下後的停止狀態是十分之一點五秒，眼鏡又再提升是十分之一點五秒，總含之一瞬即五分之一秒。以我們中國計算時間的說法，從一瞬推上去是一須臾，但多少一瞬才為一須臾是沒有計算的法子的，這不過只是一般的汎說而已。時間有計算的是三十須臾為一時辰，十二時辰為一晝夜，約三十晝夜為一月，三月為一季，四季為一年，三十年為一世，如此而止。現在世界

所通行習用的是六十忽為一秒，六十秒為一分，十五分為一刻，四刻為一小時，二十四小時為一日，約三十日為一月，約三百六十五日為十二月為一年，百年為一世紀，到此即每逢百年增數為一世紀。

世間對時量的一般計算，略如上說，然則佛學中的時量如何計算呢？

佛學中的時量，分小時，中時，大時，以供舍論之說略解如下：

小時量的計算：在佛學中大抵是以「刹那」為時量最小的單位。在仁王護國經中說，梵語刹那，中國的意思名為一念，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中有九百生滅，若具體一點說，所謂是「少壯一彈指，六十刹那」。一分鐘內，為四千五百個刹那。大毘沙論說一晝夜有六四六、六零六、六六八零刹那。實在說來，刹那的真實量，除佛陀外餘皆不能盡知，因為能知的心念粗細懸殊，所知的時量也就千差萬別。今以供舍論的說明如下：

百二十刹那為一但刹那
六十刹那為一臘縛
三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
五牟呼栗多為一迦攞
六迦攞為一晝夜

依這樣的推算，則一晝夜是三千二百八十二萬刹那，比毘沙論的六十四萬萬六千六百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個刹那為一晝夜的計算是粗顯得多了。因為這樣才便於常人及學者的運用，若準確微細計算，除了佛陀，不是我們心量所能覺察思辨的了。

中時量的計算：佛經裏常有晝夜六時的記載，此即指六迦攞而言，一個晝夜，分為六時，晝三時，即上日（辰巳）中日（午未）下日（申酉），夜三時，即初夜（戌亥）中夜（子丑）後夜（寅卯）。從晝夜往上推，則為：

三十晝夜為一月
四個月為一季（我國三個月為一季，一年為春夏秋冬四季，蓋印度每年分寒季雨季熱季，與他處不同）

三季為一年
一百年為一世（我國三十年為一世）
五百年為一變（此可見於釋尊說法初五百年如何，後五百年如何可知）
一千年為一化（此可見釋尊說法法千年象法千年可知）
一萬二千年為一週（此可見釋尊說法法象法末法共為一萬二千年可知）

從中時量的計算，我們可以看得出，佛教說小時量的單位為刹那，說大時量的為大劫，這是因為刹那便於觀察心念的生滅，大劫便於說明世界成壞的相續，中時量對於人文的相續，較欠詳盡的發揮，所以對於年以上的世態變遷，就很難知道它的歷史了。

大時量的計算：佛學中說大時量常用「劫」字，劫就是大時的意思。分小劫中劫大劫三種。一個小劫究竟是多長時間？從人壽十歲算起，每過一百年增加一歲，加到八萬四千歲，然後再從八萬四千歲每過一百年減一歲，減到十歲，總共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叫做一小劫。以此往上推，則為：

二十個小劫為一中劫
四個中劫為一大劫（一個大劫中有成（世界生長期）住（世界壯盛期）壞（世界老死期）空（世界滅無期），如此成住壞空相續循環一次為一大劫）

七個大劫（亦名火劫）為一水劫
七個水劫為一風劫

以這樣計算，一個風劫中有七水劫，四十九火劫，一百九十六中劫，三千九百二十小劫，六百五十八萬萬五千六百萬年。佛經裏常說的劫，大都指的這風水火劫而言，有些經裏常說到釋尊修三大阿僧祇劫而得成佛的故事，在這三大阿僧祇劫中，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然後方於菩提樹下成正覺。這種時量之長，真駭人！即連彌陀經中，說「阿彌陀佛成佛以來，於今十劫」的時量，也是很難計算的了。

上來已經大略將比量中的數量，空量，時量解說清楚，其次再來總括的談談佛教真現量中的數量，空量，時量。

依佛教的真理來講數量，原來是：

一個不是少 萬億不是多 一就是多 多不離一

對佛教若沒有研究的人，見了這句話，一定是大惑不解的，然而，這的確是一種真理，無法加以否認的。

我們現在好比來講這「一個」，什麼才叫做「一個」呢？我在這裡和諸位講話，「我」是一個，我在這間教室中講話，這間教室也是一個，這間教室在臺北，臺北也只是一個，臺北在臺灣，臺灣也只有一個，臺灣是在中國，中國也是一個，中國是世界的一環，世界也是一個，世界是虛空中的一個行星，然而虛空也是一個，宇宙中沒有兩個同樣的東西，然而這些「一個」，究竟那「一個」是多呢？那「一個」是少呢？所以，仔細的想想，一個實在不能說它是少的！反之，萬億也在「一個」之中，當然也不能說它多哩！因為一是不離多，多是不離一的。在佛教中，是說萬物相關，萬物一體的。一與多，相容相入，一就是多，多也就是一。好比說，零本來是沒有，但把零圈在一萬萬的後面，這個零可就太多了。我們現在寫黑板的粉筆，這粉筆的一粒灰塵，就是集合了萬物的力量才能落下的。這一粒粉筆的灰塵，假若是白粉的泥土做起來的，那麼，就離不了做這支粉筆的模型，工作的人員，養活那些工作人員的衣食住，都有密切不能離開的關係。衣食住從何而來？那又不能離開供給衣食住的世界上一切的人，還有，產生這些資料的土地與日光空氣水，如果缺少一個，這點粉筆的灰塵都不會做成，都不會落在這裡。所以說一中含多，多中含一。一個不是少，億萬不是多，一與多是表裏的關係，並沒有特別的兩樣。

實在說來，這一與多，本來是不可說的，在維摩經中，文殊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時維結摩默然無言！文殊歎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

「不二法門」，這正是數量無一無多的最好說明。

依佛教的真理來講空量，原來是：

大中有小 小中含大 遠不在天邊

近不在眼前

研究佛教的人，都知道螺螄殼內，諸佛菩薩可以作道場，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境界！佛於一毫端中，光明能遍過法界，這又是多麼難猜難測的事情！然而，這決不是異想天開的神話，而確是如此的。

前面曾說過，空量的最小是微塵，最大的是剎土。現在假定說，十萬萬個太陽系大千世界爲最大量，這是今日天文學中所能窺探的，但這只是人類比量所知的境界，若以人身上的細胞來說，他把我們人身看成是他的地球，而人間的地球，即成爲他不可知的宇宙。但若拿色究竟天的有情來說，他們身高十萬輪繕那，大於地球好多倍，我們此世界人類，其小甚於彼身上的細胞。一隻鳥龜每小時可走七公尺，在同一時間內，一隻兔子可跑六十五公里。人類嫌其狹小的花園，一隻螞蟥走進去可能找不到家。如此小大相差，長短距離，廣狹厚薄，以及南北東西，上下之量，那實在是不能有一定的說法了。

佛教裏有兩句話：「須彌藏芥子，芥子納須彌」，過去有一個讀書的人不懂，問一位出家師傅：「和尚！你們佛教中這兩句話，第一句須彌能藏芥子，倒也罷了，但第二句太不通，因爲芥子怎麼能納須彌呢？」這位師傅回答說：「你這位讀書人知道『讀書破萬卷，落筆如有神』的兩句話嗎？這萬卷書讀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那位讀書人把肚子一撲說：「讀在我的肚子裏呀！」和尚師傅又說：「既然萬卷書都能讀進你的肚子裏去，那麼，這裡有一本書請你裝進肚子裏去吧！」那個人給這位師傅這麼一來，弄得一句話也不好說，他方才悟了空量的大小原來是這樣相稱的！

佛說：一微塵中有無數剎（一剎即爲億萬太陽系），無數剎中有無數佛，一一佛身各毛孔中有無數剎，剎中佛身，佛身毛孔，毛孔中剎，重重無盡，這樣看來，極小的極微又不知大於太陽系多少倍了。從此可知，我們今日所知的空量，皆是此世界有情幻覺中的幻相，因爲有情界各有各的不同空量。我們從中國到日本，相隔數千里，即使坐噴氣客機，需時亦要若干日；西方極樂世界，離此十萬億佛土，一念之中，即可往生；此可知空量的距離，近不在眼前，遠亦不在天邊。

依佛教的真理來講時量，原來是：

促一刹那而非短 延無量劫而非長

我們從世間的有情界來看時間，所謂長短久暫，延促相差，都是幻覺不眞。

親朋好友相聚歡談的時候，數小時也等於一瞬；怨家對頭相逢一起的當兒，幾分鐘也好似歷時數年。蚺蟥不知晝夜，晨生夕死；彭祖八百歲，幾經滄桑；他們都覺得同樣的度過了一生，生命的久暫本來都是幻覺而不實在的。

我們看到日出日沒，知道是日已過，但地球上有一年有太陽的，半年無太陽的，他們的一日如何計算？人間的五百年，初利天才一晝夜；這百年，夜摩天才一晝夜；這樣一算，人間的一日，在夜摩天尚不及一秒。人間的一秒，在晨生夕死的蚺蟥，可能當作一晝夜，如此，時量實無準確可言！

娑婆世界的一劫，於阿彌陀佛剎的極樂世界才一晝夜，極樂世界的一劫，於金剛堅佛剎的袈裟幢世界才一晝夜，袈裟幢世界的一劫，於善勝光明蓮花開敷佛剎的不退轉音聲輪世界才一晝夜。

不退轉音聲輪世界的一劫，於法幢佛剎的離垢世界才一晝夜，離垢世界的一劫，於獅子佛剎的善燈妙光明世界才一晝夜，善燈妙光明世界的一劫，於法光明蓮花開敷佛剎的難超過世界才一晝夜，難超過世界的一劫，於一切神通光明佛剎的莊嚴慧世界才一劫，莊嚴慧世界的一劫，於月智佛剎的鏡光明世界才一晝夜，從鏡光明世界，如是乃至無數佛剎最後的一世界一劫，於寶勝佛剎的勝蓮花世界才一晝夜。從小處來看，我們娑婆世界的一劫，在勝蓮花世界裏有如一刹那；從大處來看，勝蓮花世界的一劫，正如娑婆世界的一劫。如此延促相差，可知我們這世界的時量是有情類幻覺中的假名了。

一隻蚊子，在一秒鐘內，能將他的翅膀振動五百至六百次，但人類即算他是一個最優良的打字員，在一秒鐘內頂多也不過能按六到七下鍵盤，同樣的時間，却有如此的懸殊，若不明白這都是有情界幻覺中的幻相，那就永不能認識時間！

上來和諸君略釋佛教的數學，因限於時間，未能一一詳言，諸君果有興趣，對佛學稍加涉獵和注意，則諸君對數學的原理，宇宙人生的意義，當更有體會！到此完了，再見！

靈鵲往生

小吾

福州鼓山放生園有一隻白鵲，頗具靈性。每當放生園樓上念佛堂開始念佛的鐘聲一響，牠即從樓下嫻嫻地向往樓上的階梯一級一級的爬上去，到了佛堂門口的正中，就作跪下的姿勢，靜靜地聽着人家念彌陀經。繞佛時，牠即起來跟着人家後面走。據前輩目擊其情的老人說，牠走時嘴裡還微微的動着，好像也知道念佛的樣子。許多不信佛的人看見了，也都稱讚佛法不可思議，大爲感動呢！

在牠生時，念佛堂每日早午晚三次念佛，沒有一次少了牠的，真是比一般念佛的人還要精進呢。

後來牠病了，病的很重了，然而到了念佛的時候，牠還是要去念佛，最後就跪在佛前，現念佛的音聲而西逝；大眾得知這個消息，莫不歎爲甚奇希有，因此名之曰：「靈鵲往生。」

有一位居士受牠感動，特爲牠做墳紀念。現在鼓山放生園旁邊的那個鵲墳，就是牠葬身的地方。

人生的歸趣與禪

人生的歸趣及其探索方法

我們生活着。迎接新的歲月而痛快地生活着。可是假定有人這樣來發問：「喂！你爲的什麼而活着呢？」那我們將應該怎樣來回答呢？正在發問的當兒我以為能够明白地答復出來的恐怕沒有幾人！

諺言：「人生如旅行」。既然是旅行，目的地在那裏？如果不知道目的地而盲目地旅行，那可太危險了！到底人類以什麼爲目的而生存着的呢？何處是其追求的歸宿呢？

自古以來，許多的大思想家或大宗教家，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了。但我有一個意見：就是希望把這個研究對象移向最接近我們日常生活的事情上，並且從任何人都能知曉的事物上開始，進行探索出它的端緒來。這就是從我們的欲望開始研究。

試想：人類的一切經營，那一樣不是從欲望開始？在無窮的欲望中有各式各樣的種類不同，但那最基本的，要算是食欲與性欲了。想食欲與男女間的欲望，那更是欲望中的欲望了。

這個問題，在生物學者早已明白地說過，一點也算不得是新奇之理論。不過在談宗教或道德的時候，把它公然無忌的說，總似乎認爲有些不適當，所以露骨地說的人的確很少。在習慣上也動輒等閑視之。不，豈但

是被忽視，並且每談到關於食欲或性欲等的問題時，便認爲是最可恥的事情。

然而，那是不合理的！如果當我們想要研究人生生活的問題時，却把促成人生挺強有力的食欲和性欲忽視了才着手探索，那是錯誤！

如果赤裸裸地坦白的說：要活的，能够健全的活下去，其根本條件就是食欲和性欲。人類社會的萬事萬物的繁榮趨勢，也還是以食欲和性欲爲中心而展開的。既然如此，則人類只要使得滿足了食欲和性欲就行了；人生的目的也就幾乎可以說是已經臻至圓滿的境地了。

然而，縱然儘量地使人類滿足食欲或性欲（亦不會滿足的），不能說人生的目的這樣就算是已經達到。因此，我們不可不冷靜地想想：人類究竟爲什麼會有食欲和性欲？

簡單思考的結果：不爲着什麼，也沒有什麼。因爲想食所以食；想達到目的，所以做。可是如果再往深一層去推想，就明白不管是食欲也好，性欲也好，不過是爲着達到某一種大目的底手段而已。

人生的某一種大目的，到底是什麼呢？是要「生存下去」！人類之所以有食欲，是爲着不使身體受飢餓。如果受了飢餓，是要死亡的。死了可就糟了！就不能達到「

生存」的目的。因此要藉食物的營養來維持，使他不至受到飢餓。

人類之所以有性欲，是爲了要使人種不斷；是要使人類更繁榮的生存着。就是子孫後代的延續，也是靠性欲來生殖的。人類種族的繁榮，「生存」的目的才能達到。因這種理由，所以明白食欲和性欲是達到「生存」的人類根本目的的一種手段。

換句話說：我們要求生存的意志，也是與食欲，性欲共存而表現出來的，遂造成那人事百般的基礎。蕭彬豪威爾也曾說過：要求生存的意志，就是這個世界的根元。總之世界的根元，無疑地也就是一切生物界的根元，同時要求生存的意志就是這個。現階段的人們喜歡說：「生的欲求」。這句話實在是在道破了人生的根本目的。

生存的意義

人生的真正目的在於求生存。既然如此，我們只要能够生存那就行了嗎？

那可不行。如果說不管什麼只要能生存就行了，這即使是世間上最苦惱最沒有用的人，也能達到圓滿的。人生的根本目的，那沒有這樣便宜的事。因此，我們對於「生存」這句話的意義，大有徹底研究的必要。我們常常殷切地想要生存，却並不是但求生存就不管什麼，我們的努

力要求生存，是有一定方向的。

是什麼方向呢？就是在豎的方面想要延長；在橫的方面想要擴展。我們要向着這兩種方向努力生存，要無限的生存。在時間上要無限地綿長地生存下去；同時在空間上，要廣漠無涯地生存下去。

可是，人類的生命却是有限的，最長的說是一二五歲，已經知道是不能夠無限的活下去。然而，人類想要長生不老，活一天就得一天的欲求，却依然是不折不扣的保存着。

這種欲求，造成各種各樣的形式，在世間上表現着。遇到可喜可賀的祝福事情時，便歡呼萬歲！碰到倒霉不祥的事情時，想化凶爲吉，便頻呼龜鶴延年。這些就是在社會的禮儀上或風俗習慣上表現着我們想無限地永遠生存下去的一種欲求。

又父母想子之情的深刻，不是他人所能想像的，這可以解釋爲人類想要把自己的生命不朽的欲求之所使然。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續，父母的生命由子女繼承下去。父母的無限的生存欲求，算是交代給子孫來繼承。由此看來，人類在時間上，有想要無限的生存下去的殷切欲求，是不能否認的了。

並且，人類具有想要無限地擴展其生存的欲求，從各種事情上是可以證明出來的。

木村泰賢著
妙峯譯

我們人類是具有名譽心。務須使一切人都能知道自己。又具有權勢欲。務須竭力把自己的勢力範圍擴大。這種名譽欲，權勢欲，就是人類想要儘量擴展要求生存的證據。

又人類是喜歡得到許多子女的，從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人類無限地想要擴展其生存的欲求所使然。什麼原因？因為子女是父母的身分。分身越繁殖，父母的勢力越擴大，而其佔據的空間也自然就廣闊起來了。照這樣看起來，人類在空間上，有想要無限生存的欲求，是不容否認的。

照以上所述，我們可以說人生的根本目的，其結論在於求無限的延長，無限的擴展的生存着。人生的根本目的，是在時空上無限的生存下去。我們的精神，因此劇烈地振作起來，向着這個目標邁進。我們就這種嚴密的體認：覺悟到人生的歸趣，人類生活的着落處是「要求無限的生存力量」。也可武斷的說，是在實現這「要求無限的生存力量」。

在我們具有食欲或性欲的觀點看：却與犬貓沒有什麼不同之處？然而事實上我們與犬貓是不同的，可以說就是具有強烈的性靈。其所以稱為靈的是什麼呢？

試想：犬貓只成了食欲或性欲的奴隸；反之，我們是為求生存的意思而生存。不單是要生存，並且在時空上都要無限的生存下去。這就是人類被稱為「靈」的所以。

實際上，人類即使能夠充飽美食，擁抱佳人，富貴長命，其尚不能完全衷心滿足者，意亦在此。

我們既然深深地覺悟到「要求無限生存的力量」，就非把它徹底努力實現不可。

「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與國家我們的先輩們，如何地覺悟到「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如何地把它發揮出來？關於這點，大有加以考察的必要。

先輩們，不論那一個都覺悟到「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為要實現它，付出過相當努力的代價。我們先輩的一切作為，不論直接或間接，都必定是與這個事情有密切關係。

不論古今，為了國家，人們都異常努力。這究竟為的什麼呢？這是每個人都想要把自己的「要求無限生存的力量」實現的關係。

國家，是每個人的「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結合為一的統制表現。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身體，即使如何地擴展，也是不能夠佔到六尺以上的空間。就算再長壽，一百年也是沒有把握的。因此，要用什麼方法，才能擴展得很廣，很延長的生存？努力的結果，終於實現了國家的這種組合體，也就是這種道理。

然而，國家成立了，而個人的「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依然不停地發展下去，那是不可可能的。

第一、現今因為地球上許多國家，在國與國之間是有界線的。也就是說不能容許你毫無限制的擴展下去了。甚至有國與國相爭，結果終於滅亡了。所謂有界線，有滅亡，這就是不能充分滿足「想要無限生存力量」之所以。

第二、在今天的國家，動輒就有國家的意志與個人的意志發生衝突。所謂國家主義，個人主義，這些的存在，也是為了這個。

如果從國家最初成立的性質看，則國家的意志與個人的意志應該是合成一致，可是不然。

在今日的國家，每每有這些缺點，是不理想的。可是，國家，是我們今日在地球上實現「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的最好機構，沒有了它就不成功。

國家要愛護。有那些不完全，要把它逐步改善，以冀造成一個健全的完整的理想國家。這就是我們的義務，又是我們的權利。

全人類，受統治於只有一個國家之下，而到了國家的意志即個人的意志，個人的意志即國家的意志的這種狀態時，我們「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就比現在更能充分實現了。

「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與宗教然而，翻過來想想，就算是達到全人類都受一個國家統治的大同世界的日子，仍然不能覺得我們「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能無妨礙地實現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始終是失不了為個人的目的原故；不管到什麼時候，都具有個性的這種欲求的原故。

「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雖具有靠國家來實現的殷切欲求，可是這並不是在國家本身有這種意義。一方面是要靠國家來保全自我的本真，一方面是要靠國家來實現這種「想無限生存的力量」。始終都想要忘失了

自己。人類是眷戀着自己的。眷戀那僅有的六尺之身，和那不過百年的壽命，而要求無限的活潑。然而那是做不到的幻想。最低限度，就算要靠一個國家，以滿足這一欲求，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們的先輩們，一方面想藉國家實現其欲求；同時另一方面想藉其他方法，積極地努力實現其欲求。就是在精神界努力實現「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由此力量表現出來的，就是藝術；就是宗教。

宗教也是與國家有着同樣的意義的。在形式上，雖則有種種不完整的點，可是在他的本質上，是能充分地促成人類實現「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的。如果對於所信仰的高等宗教的教主——神，佛，來略加考慮的話，則不論何人也能了解了。

在佛教，信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也名無量壽佛，或稱無量光佛。無量壽佛，就是在時間上「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無量光佛就是空間上「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

法華經中有說：久遠實成佛，常在靈鷲山。所謂「久遠實成佛」，即允許我們在時間上「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促使實現的佛陀。所謂「常在靈鷲山」，就是指我們在空間上將「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不管任何時候都促之實現的一種福音！

信者與悟者的幸福。我們由於信仰了佛陀悟到的福音，在精神界能夠得到實現「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法喜神悅或所謂神人合一者，就是我們的「想要無限生存的力量」，在精

論不友好的動物

念生

偶然翻閱本年四月出版的第四卷第四期自由談，內中有羅芝先生所譯一文，標題是「不友好的動物」，篇內是五個外國小故事，前面冠着一篇短敘，現在先將這篇短敘，抄在下面：

「在我們中間，就有那樣一批人，他們抱着一副善感心腸，老是牽掛着人類究竟在怎樣地對待了他們的動物朋友。於是便有各種愛護動物的組織，而且還有所謂「善遇動物週」之類的運動。這種佛門善舉，當然是未可厚非的。不過一樁事情，往往總有兩面看法，這些動物朋友，却就時常都在虐待着我們人類。在此我們不得不借本刊篇幅，暴露一些這種不平的真實情況，以資反政，來爭取動物對於人類的愛護與善遇。」

這篇短敘，顯然是反對愛護動物，而對人類受動物的虐待，發揮不平。我站在人類的立場，似乎不應有所非議。但是我接着讀了他所舉的五個事例，感覺十分驚訝的，人類竟是這樣的自私。按照抄五個事例，並逐一加以評論。第一個事例是：

「美國洛杉磯，有一個官員家裏，鬧着鼠患，不勝其苦。他打算通個電話，準備把這情形，向他的房屋經租公司訴苦。可是不知怎的，電話却盡老是在沒法接通。檢查一下，才發現屋裏所有電話線，都已給那些耗子吃得乾乾淨淨了。」

這一個故事，若由平凡一點來看，只是一切什物，都被老鼠咬壞。這種情形，在社會上十分普遍，不值得加以紀述。若說由此證明了動物對於人類的虐待，則老鼠不能代表一切動物。換言之，一切動物，決不都像老鼠那樣為害於人。若由平凡一點來看，就是老鼠知道打電話訴苦，於牠不利，所以將電話線吃淨，這一種小小動物，竟有這樣釜底抽薪的自衛手段，更值得我們予以同情。至於對老鼠應如何處理，留待下文討論。第二個事例是：

「美國奧克蘭荷馬州華康密斯地方，一個農人

，養了廿五條乳牛，牠們專愛用舌頭去舐他的汽車。結果車身油漆，都給牠們舐得一乾二淨，害得這農人的保險公司，不得不賠出七十五元，把那車身重新油漆一遍。」

這一段故事，不能與第一段相提並論。第一段故事，可以說老鼠侵犯人類，這段故事，不能說乳牛侵犯人類。農民飼養乳牛，雖然是用飼料換取牛乳，但不是雙方同意的自由契約，而是人類使用優越的智力，強迫執行。況且乳牛之有牛乳，在大自然的支配下，本為養小牛。人類不許牠們養小牛而取以自食，乃是一種侵略行為。乳牛在被侵略現狀之下，無論為了美味或為了快感，舐去汽車上的油漆，只能說人類失於防閑，而不應認作乳牛對人類的虐待。從前我在鄉間居住，在新年時，替農民寫春聯，為了字的光亮，在墨裏溶化了冰糖，臘月三十日貼在門上，正月初一日開門來看，已被牛舐得一塌糊塗，只是付之一笑。這正是同類事實，由人與牛的關係來講，並不是牛向人類侵犯，乃是人類奴役的目的，養了牛。假設人的目的，只是有無限的奴役，而無其他惡意，牛竟無故將人觸死，可以說牛的罪惡。但是我聽說牛有看護小孩或救助人類的事，而最普遍的是牛在盡力耕田以後，仍被人加以屠殺，沒聽說牛有無故觸人的事。至於舐油漆舐春聯等小事，其輕重得失，不是牛的智力所能及，而動機並無惡意，所受損失，是應由人類反躬自責的。第三事例是：

「美國華盛頓州，沿海海外華斯普群島附近，最近時常有着一條碩大無朋的鯨魚，出現海面，跟一些漁民大事搗蛋。牠經常把背湊在漁船底下，扭動背脊，擦着船底。牠常盤身魚網下面，跟着魚船來去巡遊。牠尤其喜歡遊到橫渡約翰海峽的渡輪旁邊，跳起身來，向着渡輪窗口裏面，張望一下，引起船上的乘客一陣虛驚。」

這一段故事，更與第二段故事性質不同，第二段所講人類養牛，雖是侵略，而以飼料換取牛乳，備具交換條件，尚非純粹惡意。這段所講人類捕魚，魚在海裏生存，本無碍於人類，人類憑藉特殊智力，百計捕殺，純係惡意侵略。這裏有了有力的魚，阻礙人的捕殺，以救護同類，正是義俠行為，人類竟名之曰搗蛋，名之曰不平。在人類之意，這鯨魚應該將他的同類，供獻於人，任憑宰殺，纔是友好行為。朱毛匪幫，對於蘇俄的友好，正是這樣。我們反對人類中的朱毛，而歡迎魚類中的朱毛，正如我們恭維成吉思汗，因為他領導我們侵略他人；反對日本東條，因為他領導他人侵略我們，這就是人類的自私，有人說：「滿漢這一項如你所說，那末鯨魚向渡輪窗口張望，使乘客飽受虛驚，也是牠們應作的事嗎？」我說：你想：人類在海洋裏種種施設，使魚類飽受虛驚，甚至不飽受虛驚，而且喪身亡命的，該有多少？當皇帝的看了民間女人，算是天恩，老百姓要親見宮闈，便是罪該萬死。能說這是真理嗎？第四事例是：

「在德國呂內堡（按即上月發生英空軍轟炸機一架，為蘇俄戰機擊落墜毀的地方）一個屠夫，準備宰殺一條三百磅重的肥豬。他舉起獵鎗，正要瞄準開鎗，不料那豬突然縱身一躍，舉起一條後腿，對準鎗機，一腳踢去，鎗聲響起，一顆子彈，剛好打了那個屠夫膝上。」

這一段故事的紀述，比第三段，更充分表現了人類的自私。中國前人筆記裏，很多這一類事，論者都歸之於殺業現報，冥冥中有使之然者。自從新學者認為這一類事，縱屬真實，也算迷信，因而近數十年，一般人雖見着這一類事，多不傳播，免為新學家所齒冷。現在這一類事在外國發現，竟認為是動物的不友好，認為動物虐待人類，認為動物對人類不愛護與不善遇。那末就是當人類屠殺動物時，動物應該俯首貼耳，聽其屠殺，才算友好，才算不虐待人類，才算對人類愛護與善遇。這是蘇俄要求於中國，共匪要求於人民的條件。假設中國履行

了這種條件，依然不免於亡，人民履行了這種條件，依然不免於死，動物履行了這種條件，依然不免於被屠殺。從前專制時代，富貴人家，責打奴婢，往往使他自已動手打嘴巴，或命他把刑具拿來，頂在頭上跪下。因為還有甚於責打的事，威脅在後面，所以作奴婢的唯命是聽。若不是責打而是處死，也擺這種款式，沒有更甚的事威脅在後面，奴婢也是要反抗的。所以中國應該反對蘇俄，中國人民，應該反對朱毛，肥猪也應該反對屠夫。屠夫舉起獵鎗，要打肥猪致命所在，被肥猪一脚踢去，一顆子彈，僅打到屠夫的膝上，我不禁要摹仿蘇子莫讀漢書的一句話，「惜乎擊之不中。」第五事例是：

「希谷是美國麻薩諸塞州春田城的一隻猴子，一個女人送牠一把花生，牠拒絕不要。却趁著那女人不在意的時候，伸手去一把搶過他的手提皮包，拿了兩張一元鈔票吃掉了。」

這一段故事，比起以上四段，倒是相當輕鬆。然而我的評論，不出以上第二段與第四段之外。猴子在山裏無犯於人，人類把他捉來作了玩物，他偶爾與人開個玩笑，正是有來有往，算起還是猴子吃虧，據我所知道最近的事，有比這個還嚴重的。本年立法委員，環島視察，在臺東某地茶肆，見到一個喂養的猴子，某委員因喂牠東西，竟被咬傷。追源溯本，人類若不拿猴子作玩物，焉有此事？書經裏說：「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觀於這些事，已不止於喪志了。若說這是增加知識的方法，因繫動物，增加自己的知識，這就是人類的自私。若動物以此法施之人類，我們應該作何感想呢？

以上五項事例，除了第一項是老鼠向人侵犯外，以下四項，都是動物的理由較多，人的理由較少，都說不到動物與人不友好，都說不到動物虐待人類而不愛護與善遇。有人問：「那末對於第一項的老鼠問題，是不是應該加以撲殺呢？」我說老鼠並未危害到人的生命，不應該以他們的生命為報償。把房屋修理一下，使牠們無法潛藏滋生也就罷了。又有人問：「那末若是可能危害人的生命動物，乃至業已危害人的生命動物，是不是應該加以撲殺呢？」我說也不應該撲殺，當牠們可能危害人的生命，而尚未危害人的生命時，只應加以防範，使之不得危害人的生命，不應該預判牠們將危害人的生命而加以撲殺。若是牠們已危害了人的生命，應該歸咎於人的防範未至，而增進防範方法，仍不應加以撲殺？問的人聽了這話，拍案而起，大聲向我說：「殺人者死，千古同例，人類尚應抵償，物類竟不抵償，你們信佛教的人何其厚於物而薄於人呢？」我說：「慢來慢來，請你暫平怒氣，我再加詳說。」

不錯，殺人者死，是我國法律的基本原則，但是我們若考查法學的進步，由報復主義，到懲戒主義，由懲戒主義，到感化主義，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改進。在報復主義時期，殺人者，由政府殺之，一還一報，其意義極易明瞭。到了懲戒主義時期，雖然殺人者也由政府殺之，而其用意不是為了一還一報，是為了懲戒其餘的人，使之不敢殺人。到了感化主義時期，則對於殺人的人，政府也要加以感化，使之不再殺人，所以有廢止死刑的學說。現在廢止死刑的國家，小國已有數國，大國因犯罪人多，尚難辦到。只有蘇俄曾以此為標榜，但是蘇俄殺人的方法太多了，單死於特務方面的，經常每日超過三千人，（見本刊第五卷第八期論貝利亞的被整肅。）宣佈廢止死刑，只是混充文明。換言之，現在的世界，距離全部廢止死刑的程度尚遠。我們不談感化主義，只談懲戒主義。對於殺人的人，處以死刑，可以懲戒他人，對於殺人的動物，處以死刑，也可以懲戒其他的動物嗎？只有在馬戲園中，技巧的舉行，可以發生懲戒效力，在廣大動物界裏，就動物的知識而言，是不會發生懲戒效力的。「那末因為在人類能發生懲戒效力，便實行殺人者死，因為在動物不能發生懲戒效力，殺動物者，可以不死，豈不仍是優待動物呢？」不是的，動物除有其生存權外，不能與人類享同等權利而取同一生活方式。在動物生活方式之下，人類不難用種種方法，預防其殺人，而不待於事後懲戒的，這不但是佛教的觀念，而且是儒教的辦法。孟子說「禹驅蛇龍而放之，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那些蛇龍虎豹，都是害過人的，聖人只驅不殺，豈非以異類知識低下，不是明正典刑，而聖人如天之仁，亦使之各有生存之地，以期彼此相安。禹和周公時候尚未有佛教，而與佛教觀念相同，就是東西聖人，心同理同的道理。

有人說：「假設作到你這樣反殺主義，你能禁止動物的互相食啖嗎？」我說動物的互相食啖，是應該的。人類的互相殺害及殺害動物，是不應該的。從前有人向某禪師說：「大魚吃小魚，鷺鳥吃小鳥，乃是宇宙間自然現象，為什麼人類殺生，便是有罪？」禪師曰：「彼魚鳥也，人魚鳥耶？」這句話明白痛快，就是說明了人類與禽獸不同。而人類與禽獸的不同，不是古聖先賢及佛教故意造出，而是確有其不同之點。從前的人，對於這項不同之點，有未能觀測明白的，往往胡亂猜想。有的說人類懂得孝親，而鳥鴉也知反哺；有的說，人類懂得忠君，而蜂蟻也有組織；有的說，人類懂得製造，而鳥之營巢，蜂之釀蜜，也不在人類之下。這些都不是人與禽獸不同之點，而其真正不同之點，則在人的同情心廣大，普及異類，禽獸的同情心狹小，甚至小至無有。這事應由接觸外境的最初一念看出，而動物中知識較高的，亦僅見其同情被害，出而救助，對於異類被害，決不動念。知識較低的，則對於同類被害，也不動念，這是人類與禽獸的基本不同。有人說：「屠宰場裏，每日尸山血海，被殺的動物，都是無罪就死，見着的人，何曾都發生惻隱之心？」我說：這是染於人類應該吃肉的習慣而失其本心，但是不能說每人都沒有惻隱之心。若是所殺的，不是習慣可吃的動物，則其惻隱之心，更易發生。至於受了私慾的支配，不但對於異類的物無罪就死，不生惻隱之心，即對於同類的人，無罪就死，也不生惻隱之心。社會上陷害同胞以求升官發財的，雖然很多，都與人類本有的良知無涉。

如果良知作主，則不但肯殺害同類，也必不肯殺害異類。王陽明致良知之說，深得儒佛兩教之旨，可惜他在事實方面所表現的，仍狃於習慣，只主張同情於人類，不主張同情於異類。孟子說：「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自古沒有半仁半不仁的道，而能深入人心，顛撲不破的。所以陽明空提倡了一場致良知，未能收化民成俗之效，比起佛教的作用，差得遠了。有人說：「陽明是儒非佛，他認為同情異類，不在良知之內。」好！這話陽明敢承認嗎？齊宣王以羊易牛，孟子極口稱讚，以為仁術，豈有仁術而不是良知的？孟子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只是就齊宣王一類的普通人而言。儒者心包萬物，智周萬物，不見而同於見，不聞而同於聞，沒有些須時間，失掉了不忍之心。」孟子說：「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不忍就是仁，仁就是道，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豈僅不忍於見聞的時候，而忍於不見不聞的時候呢？更實言之，試問陽明是否食肉，當一箸入口，是否想到這肉由動物的骸骨就死而來？若已想到，是齊宣王所不忍見者，陽明乃忍食之，他所致的良知何在？若沒想到，就是見可欲而蔽其聰明，俗語所說：「見着好吃的，連姥姥家姓什麼都忘了。」通天地人之謂儒，近者如此，必不能通天地人，他所致的良知又何在？近代印光法師說：「能為真儒，而後可以為真佛」，就是不能為真佛者，也不能為真儒，陽明且然，等而下之可知。況且同情異類之為良知，用不着徵行古事。今日民間婦女幼童，有不取殺活雞活魚的，不是他的力量，不及一雞一魚，與其名之為不忍，不如名之為不忍。他們雖不忍於殺而忍於吃，因為他們受風俗習慣的薰染尚淺，所以尚保留其本有良知的一部。若是受風俗習慣薰染已深的人，則本有良知，汨沒無餘，不但忍於吃而且忍於殺了。吃的理由，就是殺的理由。更進一步，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不但忍於殺物，而且忍於殺人，殺物的理由，就是殺人的理由。共產黨名之曰「環境決定意志」，「利害即是

是非。」所以愛護動物，是在基本上否定共產理論。前面已說明了人類普及一切的廣大同情心，是本於自然秉賦的良知，而為與其他動物不同的特點。這一特點，是與天地生物的作用相表裏，所以中庸說：「能書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宋儒根據這一點，說出「為天地立心」，並未實際深求。若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或同類的利益屠殺異類，可以算作贊天地之化育，可以算作為天地立心，則低級動物為了自己，高級動物為了同類，侵犯其他動物，也可以算作贊天地之化育，也可以算作為天地立心。若明白了人之所以為人，禽獸之所以為禽獸，自然的秉賦，根本不同。則禽獸可以互相食噉，而人不能互相殺害及殺害禽獸，不待煩言而解。有人說：「照這樣講來，禽獸太自由了！人類太不自由了！」這就好像作國王的人說：「街上的流氓，吃喝嫖賭，太自由了！國王規矩矩步，太不自由了！」國王親視王的地位美慕流氓的生活，可以去作流氓；人若是放棄人的責任，美慕禽獸的享受，也可以去作禽獸，作了禽獸，就可以不但殺害

人生叢書 般若心經思想史

東初著
本社發行

一切經典以大乘經為中心，一切大乘經以般若為中心，一切般若以心經為中心，故心經無異為整個佛法的中心，不能了解心經，即不能了解整個佛法，亦非過言。關於心經的著疏，無慮數百家，要求一合乎理想適合時代知識界閱讀者，實不可得。本書著者，乃參考多種著疏，不獨對心經於全部佛法上地位，史要，組織，使命，以及思想發達的過程，與融攝佛法的精義，作深密明晰的闡述；即在文語上，用深入淺出而富有哲學的風趣，尤為適合新時代知識界閱誦。全書共十二章，從第一章到第六章，側重於心經教史思想根源的探討。以下各章，以人間觀，世界觀，人生觀，解脫道，解釋心經思想體系，都極精彩。即對佛法未有研究的人，亦可對心經於佛法上的價值有整個了解，此外並有附錄一篇，般若弘傳史要，亦值得介紹；斯有關全部般若部系了解，從原始般若到根本般若，從梵本般若到漢譯般若，中間包括小品，大品，仁王，金剛，心經，彌首，文殊，勝天王，理趣，大般若十種般若。在弘傳方面，從梵土到漢地，都有扼要系統的敘述，此於校閱諸部般若譯本異同，亦有特別的幫助。故謹以此介紹於讀者。

異類，並且進而殺害同類了。儒釋兩教，都是要人努力作人，不作禽獸，達爾文的物競天擇，共產黨的唯物辯證，把人與禽獸看作同一性質的生物，乃是要人去作禽獸的。我每想問他既然人與禽獸是同性質的生物，為什麼人有普及異類的同情心，而禽獸沒有呢？難道這是由我編造出來而不是可以實地測驗的嗎？若是抱了優越感與佔有慾，以充分自私為原則，也就無從測驗了。

靈芝先生，所舉五個事例，自命是暴露不平的真實情況，對動物反攻。我認為不平二字，確是用得恰當，但不是動物對人類的，而是人類對動物的不平。從前六祖說過，「心平何勞持戒。」佛戒以殺為首，心平就是對人對物，皆得其平。若真戒以殺為首，心平就是對人對物，皆得其平。若真能平，不持戒自不犯戒。不但殺戒如此，一切戒律皆然。佛的戒律，就是根據人性的本善，消滅人事的不平。雖然人人都有自命其心已平，根據靈芝先生的議論，證明了心不能平的人還多。若不能平，仍以持戒為是。靈芝先生不是佛教徒，當然談不到這一點了。

F 調 $\frac{4}{4}$

佛前大供香讚

1 2 . 1 1 2 1 6	1 1 . 2 3 5 2 0	5 6 5332 1 1 2	2 . 1 6 1 2 332 5 . 56
爐 香	乍	熬	法 界
1 2 3 3 5 6 5 2 3	1 . 2 3 5 2 2361 2	2 0 2 5 3 3 2 1 2	2 . 1 6 1 2 5356 65
蒙	薰		諸 佛
5 . 64 5 651̣ 1565	4 5 5232 1 2 4 5	5 6 4 2 116 1 1	1 . 2 3 5 2361 2 05
海 會	悉 遙	聞	
5 6 4 5 651̣ 1565	456 5232 1 2 4 5	5642 21 2 4 6124	12 5 5 4 5 5 6 1
隨 處	結 祥	雲	
1 . 235 5 . 32 3325 . 56	1 2 551̣ 6 5 2 3	1235 2 2 . 161 2	2 0 5 6 5 4 5
誠 意	方	殷	
5 6 4 5 651̣ 1565	456 5232 1 . 2 4 5	5642 116 1 0	651̣ 6 5 3 2 212
諸 佛	現 全	身	南 無 香
5 6 1̣ 6 335 6 5 3	2 5 6 5 6 7 5 6	651̣ 1̣ 2̣ 66̣ 3 651̣ 2	5 5 61̣ 53 2 210
雲 蓋	菩	薩	摩
561̣ 6532 112 656	2 235 5332 112	3 2 5 2361 2 223	5 56 61̣ 6 335 61̣ 53
訶	薩	南 無 香	雲 蓋
2 5 6 5 6 7 5 6	651̣ 1̣ 2̣ 65 3 . 5 651̣ 2	5 61̣ 53 2 2 1	561̣ 6532 112 6561
菩	薩	摩	訶
2 235 532 1 1 2	325 2361 2 212	561̣ 335 6 1̣ 5 3	2 5 6 5 6 7 5 6
薩	南 無 香	雲 蓋	菩
651̣ 1̣ 2̣ 65 3 . 5 651̣	5 5 61̣ 53 2 2 1	561̣ 6532 112 656	665 3 5 3 2 —
薩	摩	訶	薩

(編者按：此譜為內地所唱之梵音，本刊因鑒於一般初學佛者欲學佛教唱誦，苦無範本，故特將此譜刊出，以便習唱。然此與前臺灣佛教雜誌所載者不同，敬希注意！)

強化居士的教團

宜 蘭

佛教的教團裏，本來是分有在家的教團與出家的教團。爲了上求菩提，下化衆生，的確是要出家修道才行。但菩薩佛教裏是立了「在家菩薩」與「出家菩薩」的名目。在家菩薩與出家菩薩本來是融通無碍的，因爲這樣才能發在家得道的信仰。如「維摩經」，「勝鬘經」的經裏，一位居士，一位婦人，以攝受折伏，就擲擲了二乘的聲聞佛教。

佛陀在菩提樹下成道，赴鹿野苑，度了憍陳如等五比丘後，繼續在該苑說法時，波羅奈城長者子「耶舍」來到鹿野苑，他拜見了世尊的慈顏，心內充滿了歡喜，隨即皈依了佛陀，他雖然未離俗身，但當下即證得了漏盡通，成就了阿羅漢道。

那時，世尊對他說：

「身軀雖然用瓔珞裝飾，但心上却沒有一點染癭，看一切衆生親平等。」

這就是真正的出家，身軀雖然着了出家的衣服，對所有的事情都不能捨離，在山中心戀着世間的榮華，這就不能說是出家。

耶舍歸依了佛陀以後，他的父母妻奴後來也都皈依了佛陀，他的朋友五十餘人也隨了他來投進佛教的懷抱，做了佛陀的在家弟子，這是佛陀住鹿野苑僅僅三個月間的事。

佛陀在鹿野苑說法，得了在家與出家合計六十人的弟子，那時世尊想

要把他所證得的真理用來宏揚，用來普度衆生，他對這六十人的弟子說道：

「我所說的法是初善，中善，後善，看初也完全，看中也完全，看後也完全，用這初善，中善，後善的完全法門，汝等六十人向世間上去宣教，不過，你們可不能一處去二人，每一人到一處弘法。」

佛陀說完後，派遣六十人的弟子到四方佈教去了，這是在印度開始佛教的第一次。這一次的佈教，在宗教方面講，不但是印度，即使全世界都沒有舉行，實在開教史的新紀元。由此可以知道當初代佛宣揚的是不分在家與出家的，他們都一樣的共同負擔了世尊的大業！

佛教的開始，是在家居士也赴各地去佈教傳道，但後來還是因爲事有專門，因此分了兩個教團，第一是住持三寶的，第二是隨順三寶的，這兩種，即比丘僧團與優婆塞教團。因爲順乎時代，第一教團是奉持佛法僧的「近事者」，他們是從事佛化的工作；第二教團是信佛法僧的「信奉者」，他們是從事維護三寶的責任。第一教團對世間負責法布施，第二教團對第一教團負責供養方面的任務。宏法與護法分擔了佛陀的事業，第一教團與第二教團就這樣的互相扶助的組織了直到現在。

負擔了。佛教由出家的第一教團負擔了以後的佈教成績，委實對佛教太重保守和固步自封了！佛陀留下給這世間的寶貝是很多的，但不幸的這些寶貝——真理——完全爲出家衆藏在深山裏，寺院裏，自己的肚皮裏，與大眾離開，這是時下以及未來的人類一個多麼重大的損失！！

在這時候，我們不忍心見如來大法爲少數人持有，在家居士教團應該強化起來，恢復到原始佛教，與出家僧團共同擔負佛教弘法的大業！

今日在家居士，比較適於時勢，方便，可以親近民衆，明白社會人心的需要，用白衣的身份可能造成佛教新的環境！新的風氣！改變第一教團以前給人的逃避現實，苦行生活的印象！這才能給一般民衆來認識佛教的新面目！

今日自由中國的寶島上，有幾位大法師，很慈悲，很發心弘揚佛法，度衆生，真是能寫能講能行的活菩薩，令人無限崇拜與恭敬。但畢竟爲數太少，供不應求。有些地方的在家居士，負擔佛法的宏揚，其成果雖然也有可觀，可惜偏於一地，還沒有十分的發展，所以居士的教團，實有加强的必要！

在加強居士的教團，在家衆需要團結，需要系統有組織才行！所以我希望先（一）訓練傳教的人材（二）有系統的把養成的傳道師，統轄派赴各地宣教，其宏法採用統一的，並

可次第五互相調動。（三）每一個地方獎勵建築講堂或寺廟改築。（四）弘法的方法要活潑，不可呆板，要給人以一新耳目！

現在羅東、宜蘭、基隆、臺北、桃園、臺中、高雄、鳳山、屏東都成立了佛教所，將來再成立幾個，各佈教所領導的僧俗編纂，開一個大會，各佈教所派代表商談一個新時代需要的弘法方法。

如果照這樣做來，出家的第一教團，在家的第二教團，共同的向新時代推動佛法，其成果是一定相當可觀的！佛法的興隆也可拭目而待了。

茲 承 (恕不稱呼)

一、董事孫清揚捐助二百元，周王青運、阮隆愈各捐一百元，張少齊、侯本智、殷金秀芳、周本澤、應本慧、黃玉圓通、時本嚴、李觀靈各捐五十元。

二、讀者：劉惟實、李本慈各捐一百元。

特此鳴謝

第八期載「洪寶珠」誤刊洪寶覺，李觀靈誤刊李孔靈，特此更正。

含 虛 啓 事

本人在本刊上期發表的「三青會談」，引起教內諸大德們的不滿與指責。自己再三審思之後，覺得該文對一向傳成的看法，和所提出的今後傳成應如何傳的意見，雖很值得作大家的參考，然以修養不夠，熱情過度，以致對舊式的傳成批評有些過火，實有未當！況且去年大仙寺傳成的諸大德們都是戒行高潔的，非過去大陸一部分的傳成所可同日而語，故特謹說數言以向諸德們致歉！尚望諸大德們不棄賜予指教至禱！

澎湖佛教之展望

廣 慈

澎湖是自由中國的前哨堡壘，軍家必守之地，也是臺灣的屏障，其地位之重要，已不言而喻了，因此澎湖這個地方，在一般人的腦海裏，也並不陌生。

澎湖有六十二個小島，星佈在臺灣海峽的中央，但可供人生活的島嶼只有三十二個，全縣人口，共八萬二千餘人，地質全是石塊沙粒，肥沃的田地，幾乎絕跡，全縣的生產除僅能供人需要之副食外，就無其他的米穀生產了，因此人民多向自然之海洋發展，估計全縣人民，十之七八皆以捕魚爲業，整日與水土風沙搏鬥，其生活之清苦；克難之精神，實爲今日自由中國人民之模範。

處在苦難和危險地域的人民，對神鬼的崇拜，這是自然的趨向。位居四面皆水，災害叢生的澎湖，當然也不能例外。全島人士幾乎皆在神鬼的掌握中過活，偏地神廟林立，真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的奇觀，其供奉之主神，大多是大帝、馬祖、王爺、保生、三官、海王……等，其傳教的方法，以拜天，扶乩，跳童，問卜，求籤……等，信徒以吃齋爲光榮，但其都以佛教徒自稱，其他的宗教，皆不能動搖其信仰，這是一個與佛教有利的先決條件，所以我們要他們導入佛教的圈子裏來，是極其容易的一回事。光復以來，臺灣的佛教在日新月異的進步，如書刊、雜誌、講經、佈

教、建立蓮社、發展會務與辦教育等，已使一個沉寂的佛教，一天一天的蓬勃起來了，不論在何方面講，目前的佛教已經走上了興旺的道路了。澎湖與臺灣之間的交通工具以輪船爲主，但是需要八個鐘頭以上才能到達，其外就是飛機了，而價格又相當高昂，因此在想往澎湖的人士，都爲了交通困難而畏縮進步。因澎湖很少有法師去弘法的關係，所以佛教仍一片死沉之氣，而臺灣兩地的教胞也始終保持着一段很遠的距離。

去年臺南大仙寺發心傳戒的消息傳播到澎湖以後，一班正信佛法的教徒，便紛紛的投往該寺受戒，從此我們建立了戒師和戒子的關係，這當中的一段距離，也就在無形中漸漸的接近了。

佛法是世間出世間至高無上的真理，不論任何有靈性的動物都願接受佛陀智慧的光輝和清淨光明的照耀。人爲萬物之靈的動物，只要他有智慧不麻木，是沒有一個不願接受佛教真理的。我說澎湖的人有善根也不是過分恭維，因爲他們一聞佛法，馬上就得到佛法的利益，因此三番五次的來逐請我們去弘法。

八月廿六日，我同煮雲法師（雲法師因有事臨時折回宜蘭未能同行憾甚）翻譯鄭德居士及銀杏居士，携帶宣傳品，放聲機等乘宜蘭輪往澎湖進發，我們這次出發佈教的精神

，敢說打破數年來任何佈教的紀錄，一出門不論在汽車上，輪船上即散發宣傳品，逢人便講，有問必答，有機會利用機會，沒有機會製造機會，在這當中所收的效果確實不小。

當船進了碼頭的時候，早就有人在等候了，一會兒我們登岸，每個人的喜悅，洋溢滿面，據他們告訴我：「我們已經等了三天了」，由此可見他們的誠心和需要佛法的情緒了。當晚在馬公北極殿門前作通俗講演，聽衆近千人，在秩序上安寧異常，據云：「其他任何宗教佈教時聽衆皆沒有這樣安靜，這是因爲大家都知道佛教的道理圓滿無上，是宇宙間究竟的真理」。

澎湖雖多是神鬼的信徒，但純正的佛教信者也不少，他們對佛教的熱心，真是使人欽佩！他們在我們未到澎湖以前，早就把我們的住處安好了。每天的飯食等的工作，已够忙得太苦了，再加上晚上佈教的工作，更見他們熱心爲教的熱心。晚上他們滿腔歡喜的說：「從前只看見耶穌教和天主教佈教，從沒有看見佛教來佈教，真是氣人，所以今天忙了一天，一點也不覺得辛苦」。

澎湖雖然以捕魚爲業，副食亦以魚爲中心，照理吃素的人應少得可憐，可是事實並不盡然，吃素的人的數字超過任何地方！並且吃素的名目也比各處多，什麼長齋、短齋、佛祖齋、父母齋、觀音齋、花齋、早齋等等的名稱。並且正式受五戒、菩薩戒者也很多，這種信佛的誠心，真令人可欽！可佩！

地方上的紳士及有名望的學者，大半是佛教的信徒，如議長、議員、鎮長、區長、救濟院長、科長、里長，等都在積極領導正信佛教徒從事於佛教宣化工作，對改善地方民俗惡習，不遺餘力。其目的是想造成縣民道德觀念，養成民心淨化和好善，使地方免災安樂。故倡導大乘佛教，對拯救現時險惡的人心，確實是應病與藥的妙法。數千年來，佛法所賜與我國人民道德觀念的功績，只要有理智的人，沒有不崇仰誠信的，故佛教成爲我國人民生活必需的要素，就等於米、水、火、土等對人生活的需要一樣。

目下澎湖的佛教信徒，有兩件重大的工作，在如火如茶的進行着；第一件是籌立澎湖縣佛教支會；另一件是籌建澎湖佛教蓮社，這兩件工作如能努力策劃完成，則澎湖佛教的前途，誠不可限量！因爲澎湖的佛教就好像一張白紙，染黃則黃，染黑則黑，雖大都是神鬼的信徒，但亦易於轉化，如果有人領導正信佛徒，化邪歸正，破妄顯真，故我對澎湖佛教未來發展，抱有極大的信心。

最後希望我海內外的道友們！以精神和物質來切實支援，使苦難澎湖的人民，有佛可敬，有法可聞，有僧可依，則慈燈普照澎湖，功德實不可思議。

玉琳

國師 (續七)

脚 夫

八、難道不是韋馱護法？

玉琳自此以後，心中老存了一個念頭，就是要有機會的話，很想向師兄玉嵐表白他的歉意。

然而，玉嵐的影兒找遍全寺都沒有，他離寺外出已經兩三天了。

一個人覺得自己對不起人，內心的歉仄，說來也是很不安的！

玉琳每和人相遇而過的時候，好像別人都翻着白大的眼睛朝着他，好像他們都是說：「你這個驕慢的人，你瞧不起師兄，而師兄實在是內秘菩薩行的人！」

玉琳總是垂着頭，眼觀鼻，鼻觀心的不敢看人。

有一天，玉琳在外面做了一些雜事，覺得饑腸轆轤，但看看離吃飯的時間還很早，他帶着疲倦的情緒走進自己的寢室，當他剛跨進了房門，就見到棹上放着很多的東西，他打開一看，都是一些食品，有一張紙條上面寫着「供養玉琳師傳」幾個字，他心中不覺懷疑起來：「誰這麼好意？他怎麼知道我正在肚餓的時候送這些豐美的點心來？也不管他吧，讓我先吃一點再說。」玉琳因為實在餓了，他就不再追問送點心的主人。

日子久了，送來的食品他也吃完了，然而，誰是點心的主人？他一點都摸不清楚。

就這樣日復一日，天氣漸漸的冷了，昨日還有溫暖的陽光遍照，那知今夜竟是雪花漫天的在飛舞了，窗外北風呼呼的在吹着，格子瑟瑟的發響，玉琳一看時間不早，一個翻身從溫暖的被窩裏爬起，這時天還沒有亮，他迅速的把佛前的供水上好，香燭點好，隨後就到大殿門外去敲打起更板，以便叫醒大眾師起身做早晨的課誦，當他剛走出門外，一陣寒氣侵入了他的全身，他不由自主的顫抖戰慄起來。他心中自語着：「天氣太嚴寒了，可惜今年還沒有過冬的棉衣！」玉琳雖這樣想着，但他隨後又覺得，一個年青學道的人，受一點寒冷的侵襲，又算得什麼呢？他終於在寺中前前後後敲打着板繞了一轉。

等他打板回來，手都快凍僵了，他雖不會感到痛苦，但寒冷時沒有衣服加穿，畢竟是人人都不易忍受的。

他在冷得難以支持的時候，想回房中大袍裏穿起搭起來，也可能抵抗寒冷於萬一。他走進房中一看，呀！床上一件很厚很大而且是新的棉袍，不知從那兒來的，疊得很整齊的放在那兒。他再仔細的一看，這件棉袍做得非常講究，質料也非常好，他把棉袍拉了開來，一見裏面也有一張小字條上寫着：「天氣寒冷，送給玉琳師傳禦寒！」他滿腹懷疑，他感到萬分的驚奇，他想：「這時天還未亮，大眾師正在起床，是誰把這件棉袍送來的？也不留下名字，而且寺中沒有人能該有得起這樣好的衣服，就算是師傅吧，他也是一些老粗布做起來的僧衣，像這件棉袍，也不知是什麼綾羅緞帛做起來的？誰對我這麼關心呢？」

玉琳從這件棉袍上，又想起了半月前吃的那些很名貴的點心，細看那小字條上的筆跡，又是出於一個人的手筆，他左右思索，實在想不出什麼人有這樣好的心腸，最後，他猜想着：「這大概是韋馱菩薩護我的法吧？說不定他見我青年學道，離了家鄉，離了父母，他同情我向道心切，所以在我肚餓的時候，就送東西來給我吃；在我寒冷時候，就送衣服來給我穿。這真是太不可思議的事！但韋馱菩薩既然護我的法，為什麼他要稱我玉琳師傳呢？」玉琳終是不能了解。

他這時也不願想那許多，既然是寫着名字送給他的，加之天氣也忽然冷得很，他就把新棉袍穿上了身，遲早將來總會明白的。玉琳自安自慰着。

這些秘密，玉琳是從不敢向人道說一言半句的，他只把這些放在心中暗暗的歡喜和懷疑。

從此，他為了知恩報恩，對韋馱菩薩也加緊的禮拜起來。因為在玉琳的心中，除去韋馱菩薩能護他的法外，他實在想不出其他的什麼人來。他出家好多年了，好多年來，雖然寺中上上下下的人對他都很好，但在衣食方面，誰也沒特別關心過他。大概他過去聽了不少韋馱菩薩護法的故事，所以現在才有這樣想法！

有一天，玉琳正拜完了佛後，回到房中的時候，見到他的床上睡着一個人，他注意一看，原來是他尋了多日的師兄玉嵐。

「師兄！是你？」玉琳第一次親切恭敬的喊玉嵐。

「呵！師弟！」玉嵐一起身離開了床，揉着惺忪的眼睛：「我等你都等得睡着了，我實在沒有功夫等你，但想到糾察師明天要罵你，我又不能不送個信給你。」

「為什麼要罵我？」玉琳很驚疑着問。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總之，你凡事特別留意些就好了。」

「我沒有做什麼錯事！」

「我知道！」

「那為什麼要罵我？」

「我好像覺得你明天早晨要就談了全寺大眾的遺業！」

「你這是指說的什麼？」

「我沒有功夫慢慢來講，師弟！好好把握時間！」玉嵐說後想出門走了。

「師兄！你容許我有很多話向你解釋嗎？」玉琳這時也不管自己的事了，他因為過去錯怪了師兄，心中老覺不安，這時正好向師兄說明自己歉意的機會！

「最好的解釋是不解釋！」玉嵐微笑着走出了房門口。

「師兄！你還是在怪我？」

「不要這麼說了吧，世間上的事情都是一些錯覺，都是各人憑着主觀

的想像，實在那有什麼怪不怪？玉琳看着玉嵐的背影在大殿門口消失了。

在過去，如果有這樣情形，玉琳又將更厭惡玉嵐了，但他現在是聽師傳說過了，師兄外表雖是瘋癲傻傻，而他是一個內秘菩薩行的道者。玉琳到今天的哲理，他深怪自己的話當爲胡說的瘋言，實在是太冤枉了師兄。

這時他才開始慢慢回味分析起玉嵐的話來，玉嵐說他明天早晨要起大眾的道業，又叫他要把握時間，就誤說他明天要被糾察師罵，他這樣一想恍然是開悟了似的。

他知道這一定是玉嵐料他明天睡覺會睡了時間，一定不得起身打板叫大家起來做早課，所以才說誤了大眾的道業。因睡覺而誤了時間，這就是自己沒有盡到責任，既然是沒有盡到責任，當然要受糾察師的囉嗦了！師兄也太過慮，明天非格外小心，不誤一分一秒，讓他的預料落空，才叫他知道我也到了晚間，玉琳剛要睡覺的時候，他又犯起了玉嵐的話，他記起了玉嵐是一個內秘菩薩行的人，他可能他有神通也不一定，他算定我明天誤事才來對我講的，我今天晚上就不睡覺，等到明天早晨打板，只要我的話不中，他也就不會輕視我了。

玉琳這樣一想，滿心的興奮和歡喜，他鼓起了精神坐在書牀前看經，他在靜靜的等待着黎明的降臨。

寒夜中的古寺靜，沉寂得像古王妃的冷宮一樣，玉琳獨坐在一間小靜室的燈光裏，映在地上的燈臺上發出昏黃如豆的光亮，映在地上發出的影子，棹的檯上放著幾本裝訂得很古老的經書，此處還有一張很窄的小床外就沒有什麼。如果是一個人，在這樣寂靜的深夜裏

，在這與世無爭的寺院中，青燈古佛，可能勾引起很多世情冷淡，或對生活，索然無味的思想來，可是，玉琳感到家後，他對出的生活，一向是感到美滿、平靜、安祥，物質上雖然有很好多不能如意，但他把整個的心靈都皈依了佛陀，精神很少有什麼不自在的。他如便心裏上生起了什麼不平的，但頭也，只過去不滿影兒，等到玉琳走向，佛前，想到佛陀慈悲的精神，親切和藹的態度，像慈母一樣的精神，就會很快的把這陰影消滅得很多無踪。

玉琳最討厭的是很多人把出家學道，走入深山古寺中修行看作是逃避現實的行為，在玉琳的意思，出家是不能為個已生活，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芸芸的衆生；入山學道，好比上到研究院中深造；這正是給自己修養上功夫的機會，以備將來自己可以解脫，也可令別人解脫。玉琳因有這樣崇高的思想，所以再是什麼冷清的境界，他也不會感到寂寞和無聊！

他這時候看的是一部大方廣佛華嚴經，他沉醉在華嚴世界理事無礙的真理中；對佛陀和諸大菩薩的智慧深有所悟；後來他又翻到善才童子五十三參的地方，他對善才童子爲法而虛心訪道尋師的精神，發生了無限的敬仰！

他看了好長時間的經，但離開更殘漏盡起床的時間還很遠，人的精神總是有限的，他打了一個呵欠，心想靜打板起床的時間還很早，靜坐總不會誤事的。

玉琳昏沉的模糊下去。時間像流水一樣，一刻也不停的流了過去。

天，終於是大亮了。玉琳還在靜坐中。

按照大寺院的規矩，是從來不會在天亮時才起來做早課的。

大殿外怒吼起來。一用門呀！撲！撲！撲！糾察師在玉琳從靜坐中驚醒：「呵！糟了！怎麼很快的天就亮起來了？」他帶着悔恨的心情去把大殿的大門打開。

「闔寮！我以為是你睡死了過去，看吧！這是什麼時候了？」糾察師翻起了白眼，暴跳如雷的指罵着玉琳。

「是我錯了，但我却是很小心的。」玉琳表示自己的過錯。

「明說！天還要亮了，都不起來打板，還說是很小心的，我看你近來和你那位好吃懶做的師兄漸漸一樣了！」

「我不能和我的師兄一樣，請你不要罰我，我不如他，但是你也一樣不如他。他實在勝過我們多多！」玉琳不甘示弱的答案。

「你敢侮辱我？」

「糾察師！請你不要氣！我過去和你一樣，我們都把自己看得太高，太了不起，其實我們真渺小得很！真正偉大的人，其實都還以為他無用，這就是我們人類的愚痴！」

「你現在竟敢教訓起我來了？」糾察師更加的發起怒來！

玉琳不再開口了，他拿起了板像往常一樣的去敲門。糾察師還站在那裡責罵，但他裝聽不到。他心裏好似翻滾着潮水，不住的想着：「師兄怎麼會知道我今天會誤事呢？又怎麼知道糾察師會罵我呢？」他好像到現在才證實他的師兄是一位不可思議和不平凡的人物！

他會去找他的師兄，沒有找到，晚間，他的師兄好像喝醉了酒似的到了他住的臥房中。

「師弟！使你受了很多委屈！」

「呵！師兄！你坐！」玉琳忙站了起來。

「我沒有工夫坐下來和你閒扯，我馬上還要去有事。」

了時間呢？」

「我不知道呀！」

「你昨天的話中明明是這個意思。」

「你說這個意思是這個意思。我叫你把握時間而你怕誤了時間，你怕誤了時間就真的誤了時間！還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呀！」玉嵐又是一陣傻笑。

「怕誤了時間，就真的誤了時間。」

「玉琳念着師兄的話，想想確是不錯的。」

「師弟！我看你眉宇間好像藏着不能明白的問題？」

「我不明白的問題太多了，求師兄多多指教！」現在，就算是玉嵐罵上幾句，玉琳也都願意接受。

「不！」玉嵐看着玉琳身上的新僧袍：「你最近才添了不明白的問題！」

「最近？那除非就是最近有人送了食品和衣服給我，這些我也想不出了師兄的，讓我告訴師兄，這是韋駄菩薩來護我的法了！」

「韋駄菩薩護你的法了？哈哈！奇事！」玉嵐這一聲傻笑，沖破了整個大殿內的沉寂。

「難道不是韋駄護法？」玉琳紅了臉！

「你要見這位韋駄菩薩嗎？」

「怎麼能見到呢？」

「那容易得很，他已來找你好多次，都給我當駕了，明天他大概又要來找你，你到近午的時候，在寺外大路上等着，你就能見到，哈哈！韋駄菩薩！」

玉嵐說後，不等玉琳回答，就傻笑着走了。留下給玉琳的又是一個大謎！

（本章完，全篇未完）

非律賓佛教如何？素何國人少注意。

反共排俄的意識，而使該地佛教徒對復興大陸佛教信念尤爲堅定，今日之菲島，實爲復興大陸佛教第二次根據地。此圖爲瑞今法師出席第二次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歸來所攝。前排由左至右第二爲性願老法師，爲瑞今法師之尊

光明降自震旦

寺藏牢
世席出

出版界又一好消息！

三十多人發起組織「籌建澎湖佛教新社委員會」，擬在馬公鎮建造新廈一所，恭請廣慈法師常住該處弘法，深希我教同道，共成此舉。

台北 臺北十音寺新建講堂，於農曆八月十三日舉行落成典禮。山門前進亦重新整修。並在山門內的兩旁，新築佛教義診所，佛教圖書室各一所，歡迎善信惠賜圖書，供衆明覽。又聞自農曆初一日白叡法師，開講法華經全部敬希各界聽講云。

[illegible]

代售佛書

三、釋教三字經二元

三、袁了凡的家訓一元
四、無聲息的歌唱一元

五、心經講義一元

角，逕寄本社，隨即

人生雜

佛曆二五二六年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

發行所 長 南

主發
編行
心東

發行所 人心

臺灣臺灣

印刷者 信

臺北市

訂
全
本省

賣		
半		
每外		

个
生
清

本期零售壹幣二

人生雜誌
月刊

佛曆二五二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

社長 南

東

主編 王心

發行所 人生雜誌

臺灣臺北新北投法華書局印

臺北市成都路二

丁 全 本 雪 齋 詩 話 卷 五

言	三	本名張魯其持了
---	---	---------

價年	海外港幣拾元
----	--------

明季善堂幣二元

其外售空價一元

本期零售壹幣二元

(20)